

印光

面接出欄

西漢書

西漢書

西漢書

本經

**情侠双奇血龙令**

(原名:江湖一扭皮)

**(台湾)卧龙生著**

\*  
**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**

**(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)**

**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**

**水利电力出版社 印刷厂印刷**

\*  
**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21千字 43.5印张**

**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**

\*  
**ISBN7-80074-046-3/I·36**

**定价: 上、中、下三册15.00元**

## 四十一

小仙惊诧道：“哦？那他们已经逃出去啦！快追！”

龙婆婆回身将金匕向她递过去道：“小娃儿，以后千万记住，如此珍贵的兵器，绝不可轻易离手，尤其是交给似敌似友的人，要知人心难测，觊觎这件神兵的大有人在，如果老身见猎心动，此刻你非但保不住‘泣血金匕’，连小命都难保了。”

小仙暗自一惊，退后一步道：“老太婆，你……”

龙婆婆笑道：“幸好老身对这件神兵毫无兴趣，你不用害怕，拿回去吧！”

小仙尴尬地笑笑，揉揉鼻子，接过金匕说道：“老太婆，你很上路，这才叫‘正点’啊！”

龙婆婆置之一笑，忽问道：“小娃儿，我好象听你说，这里面是金库？”

“是啊！”小仙道：“是段瑛大姐告诉我们的，仇虎早年在这里发现金矿，再回中原去招兵买马，带来一大批人，利用诈赌，使苗人输得把人都抵押给他，被迫终年替他采矿，他把提炼出的纯金就藏在此地。”

龙婆婆诧然道：“哦？段瑛怎会知道的？”

小仙这才想起，段瑛在龙婆婆面前，并未说明曾遭仇虎杀夫辱身的事，遂道：“说来话长，咱们先去抓仇虎吧！”

龙婆婆刚把头一点，突闻小天在洞口上大声问道：“兄

弟，上面屋子都差点震塌了，你们在下面搞什么‘飞机’，是不是藏金太多，看得眼花了乱，舍不得上来啦？”

小仙应道：“多得搬不动了，你还不快下来帮忙！”

“我来也……！”

小天纵身而下，却见小仙在吃吃地发笑，心知受了骗，故意眼光四下搜索道：“黄金在那里？黄金在那里？……”

小仙黠笑道：“财迷心窍！上面摆平了？”

小天伸出右手食指，摇晃着道：“这个比安眠药都管用，连催眠曲都不必唱，他们就全都乖乖地睡着啦！”

小仙心知那批弓箭手，全被点了昏穴制住，不禁赞道：“对！哥们，能不杀就放他们一条生路，咱们要找的是罪魁祸首！”

小天向洞口的铁门里一看，问道：“这哪是金库？分明是通道嘛！通到那里？”

小仙道：“大概通往金库吧！”

龙婆婆已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你们慢慢聊吧！老身可要闯进去抓人了，谅他们已无路可逃！”

小天却不以为然的说道：“不见得，如果通道的那一头，是另一个出口，他们恐怕早就……”

小仙被他一语提醒，若有所悟道：“对！看情形这条通道的尽头，除非真是金库，否则就是秘密出口。”

龙婆婆一听，那敢怠慢，一马当先就闯入了通道。

小仙和小天互望一眼，急忙紧随在后。

通道相当深邃，仿佛通往无止境的阴曹地府。

龙婆婆怒道：“哼！仇虎果然带着他们逃了！”

小仙没有答腔，她心里正在思索一个问题：仇虎怎会将

沉重的金块，藏在这么远？

突然间，她想出了答案：金矿开采出来，不是藏着看看过瘾的，必需“物尽其用”，很可能仇虎瞒着手下，暗中由他少数心腹，早就把金块从这通道，秘密运往别处去了。

大概连八大头目都蒙在鼓里，以为金块藏进了金库，将来可以分到几块，下半辈子就不愁了。

却不知这是仇虎的幌子，利用黄金为饵，诱使这批亡命之徒，死心塌地为他出力卖命，那知黄金都已偷运出苗岭。

这家伙还真不简单，居然也会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。

小天听小仙怒哼一声，不禁轻声问道：“兄弟，你哼个什么劲儿？”

小仙无暇说明自己的判断，揉揉鼻子道：“空气不流通，我鼻子痒痒的不能清理一下吗？”

小天碰了个软钉子，不便再追问。

龙婆婆这时似在计算距离，忽道：“从入口到这里，已有好几十丈远，再往前走可能就出了大寨。”

小仙接道：“既然确定是秘密通道，出口自然是在大寨外，否则不成了老鼠打洞，光在自己窝里转。”

龙婆婆微微点了下头，继续在前疾走。

通道里阴暗潮湿，毫无光源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，全凭龙婆婆以夜视目力来领头带路。

老太婆似已吃了秤砣铁了心，非追上仇虎和花公子不可。

又走出数十丈，突然遥见一丝光亮。

龙婆婆振奋道：“前面就到出口了！”

小仙和小天也大为振奋，紧随在龙婆婆身后，急向光亮

处奔去。

哪知，就在一老二小奔近洞口时，轰隆隆一阵巨响，如同天崩地裂，无数巨大的山石，以排山倒海，万马奔腾之势滚动而来，封死了整个出口。

哇噻！

哇噻！

好惊人的声势，好吓人的景象，滚动而下的山石，如同千军万马飞腾狂奔，声震四野，远传数里，仿佛整座山峰崩塌下来。

轰轰轰，隆隆隆之声不绝于耳，带起漫天尘土，飞沙走石，足足延续将近一盏热茶时间，始尘落埃定，逐渐恢复了平静。

洞口已被堆积如小丘的山石封死，通道内一片漆黑，没有丝毫声息和动静。

一老二小全为难了？

答案是否定的！

凭龙婆婆、小仙和小天的应变能力，且后面尚有那么长的退路，绝不可能……

如果他们三人之中，谁有心脏病的话，被这一吓，倒真可能心脏病发作。

好在他们心脏没问题，不致发生这种情况。

不过，这突如其来的“巨变”，还真有点吓人。

黑暗中，首先听得龙婆婆发问：“两个小娃儿，你们都没事吧？”

小天应道：“咱们很好，老太婆，你还记得咱们，证明你还很清醒，没有吓呆。”

这回小仙没有抢着当“发言人”，主要是被小天紧紧搂着，使她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刚才巨响一起，小天便情知有异，急将走在前面的小仙往后一拖，由于用力过猛，两个人失去平衡，撞跌作一堆。

小天不知是无意的，还是趁机“吃豆腐”，双臂向小仙一环抱，不但搂得紧紧，而且双手正按在她胸前。

这小子居然也会“揩油”！

小仙难得安静，当她沉默时，表示是在“伤脑筋”，想歪主意。

此刻有龙婆婆在场，她不便发作，只有小小吃点“暗亏”，思索如何向小天“讨回公道”。

这时龙婆婆一跃而起，怒声道：“哼！仇虎这一着够厉害的，可惜时间配合的差了些，应该等咱们刚出洞口时发动，咱们就来不及退回了。”

小天暗自庆幸道：“鸭米豆腐！咱们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老太婆，你可知咱们现在是在何处？”

龙婆婆久居苗疆，不仅对整个苗岭的山势地形了若指掌，甚至连一草一木都清清楚楚的。

她略一沉吟道：“大概这出口是在峡谷右峰外，穿过一片森林，即是龙头河上游的河边……对！咱们要快设法出去，否则他们由水路，乘船顺河而下，那就追不上啦！”

小天这时才觉出，小仙难得如此安静，不禁暗觉诧异，轻声急问道：“兄弟，你没事吧？”

小仙闲闲：“我好得很！”

小天笑道：“我还以为你吓呆了呢！”

“笑话！”小仙道：“我清楚得很，恐怕你自己倒是有些吓

糊涂了，也许是‘大智若愚’吧！”

小天一时未能会意出，她的话中有话，楞头楞脑道：“我？……我没有呀！”

小仙嗔声道：“那就好，现在你可以站起来了，如果方便的话，顺便把你手带回去，好让我站起来！”

小天这才发觉，自己的手还在人家胸前，急忙放开她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小仙二颗白果眼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你只不过是吓糊涂了，分不出那双手是谁的！”

小天尴尬地笑笑，好在黑暗中看不出他面红耳赤。

龙婆婆以杖敲击封死洞口的山石一阵，忽问道：“小娃儿，你们可想出什么主意可以出去？”

小仙挺身跳起，回头乜了小天一眼，才走上前道：“要出去还不简单，往回走就成了。”

龙婆婆道：“我说的是从这个洞口出去。”

小仙故意道：“那也不难，我那哥们的‘万相俱灭’掌力一发，堵在洞口的山石，保证清洁溜溜。”

小天应声：“兄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要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可以去帮‘愚公’他老哥移山了。”

龙婆婆接口道：“不错，方才老身以杖敲击，听回声辨出，洞口外的山石相当多，‘万相俱灭’很难轰得动它。况且，洞壁也承受不起如此强大震力，很可能把洞内震塌，那咱们就更出不去了。”

小仙着急道：“妈妈咪呀！那咱们没戏可唱啦？”

龙婆婆道：“老身倒想出个主意，不妨一试，但是能否成功，却没有绝对把握。”

小仙迫不及待道：“现在死马也得当成活马医了，快说吧！你有什么馊主意？”

龙婆婆从容道：“老身这个‘馊’主意，确实馊得不能再馊了，不过，除此之外，若是凭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人单独的力量，都不可能成功……”

小仙何等聪明，即时若有所悟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是打算合咱们三人之力，来个通力合作？”

“不错！”龙婆婆道：“由他在最前面，以双手推在封住洞口的山石上，你居中，用双手抵住他背后，老身垫后按住你，我叫一二三，你我同时以十成功力传向他。”

如此一来，他就等于具有三人的功力了，但施展‘万相俱灭’时，双手绝不能离开抵住的山石，以免发生强大震力，整个山洞将被震垮，反而弄巧成拙。”

小仙振奋道：“好极了，咱们说干就干！”

小天谨慎地问道：“老太婆，你认为这样能把封死洞口的山石推开？”

龙婆婆笑道：“谁要你推，只是利用‘传音入密’同样原理，集咱们三人的功力，将真力传至洞口外最下面的山石，若能把它震碎，堆集在上面的山石便会塌下，只要露出可容通过的空隙，咱们就可以出去了。”

小天应声道：“好主意，咱们来试试吧！”

于是，老少三人各就各位。

龙婆婆叮咛小天道：“小娃儿，千万记住，施展‘万相俱灭’神功时，双手绝不可离开抵住的山石。”

小天应道：“知道啦！来吧！”

龙婆婆运足十成功力，双掌紧按在小仙背心上，数道：

“一……二……三！”

“三”字甫出口，只听三人同时发出沉喝，真力骤发。

没有丝毫声息，也没有动静，更没有惊天动地的震撼。

但只有小天感觉得出，三人汇聚成的一股强大真力，正缓缓推进……

突然，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之后，隆隆之声不绝。

龙婆婆忽叫道：“快退！”

三人同时卸去真力，向后一个倒纵，暴退数丈。

这回小仙退得既快又远，绝不让小天近身，以免又被他趁机占便宜。

果然不出龙婆婆所料，洞口外最下面的山石，被“万相俱灭”神功震碎，堆积在上面的山石便告崩塌，整个垮了下来。

顿时，又是隆隆之声不绝，漫天飞沙走石，如同排山倒海，万马奔腾。

一大堆山石和泥土，似倾倒般冲进了洞内。

幸而三人及时暴退数丈，未被击中压伤。

隆隆巨声尚未止息，洞口上方已射入一片光亮。

这真是最可爱的阳光！

小仙喜出望外，振奋地大叫道：“呀呼……咱们成功啦！”

她的行动比谁都快，也不管山石是否仍在继续崩塌，掠身就向露出的缺口冲出。

小天急叫道：“当心！”同时纵身而起。

山石果然尚未落定，小仙脚下一滑，顿时失去平衡，身不由己地一个仰面倒栽。

小天及时赶至，双臂急张，将她接了个正着。

他爷爷的，又被他趁机占便宜了！”

不过，这回小天很有分寸，双手绝不敢侵犯“禁地”，而且很快就把小仙放下。

“兄弟，保重啊！”小天觉得这个护花使者，实在不大好当，随时随地都得为她提心吊胆。

小仙故意嗔声道：“你说我好重？”这是存心找碴。

小天尚未及开口，龙婆婆已掠身而起，从露出的缺口射出，等于替他解了围。

但这简直是向小仙示威嘛！

她那甘示弱，冷哼一声，依样画葫芦，也跟着从缺口射身而出。

小天那敢怠慢，紧随着射出洞外。

三人齐向洞口上方看去，发现封死洞口的山石，竟是从十余丈高处滚落下来。

很显然地可以看出，这一大堆山石，是预置于洞口上方的斜坡处，堆砌在适当位置，只需抽去阻挡之物，或是集多人之力推动，即告崩塌滚落，正好将下方的洞口封死。

由此可见，仇虎这只大猩猩竟是粗中有细，还真不简单呐！

小仙不禁咂舌道：“他爷爷的！仇虎这家伙好象有先见之明，算准了今天咱们会从密道追来，早就准备了一大堆石头，阻断咱们的追路呢！”

龙婆婆道：“他倒不是为咱们准备的，大概心里有鬼，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担心迟早有一天会被他的手下发现，引起众怒，所以事先留了这条退路，必要时溜之大吉。”

小天道：“不错，这家伙大概早就把黄金，利用这条密

道，偷运出了苗岭，除了他的心腹之外，其他人都蒙在鼓里，以为黄金都藏进了金库。”

龙婆婆茫然道：“你们说什么黄金？”

小仙急切道：“现在赶快追他们要紧，以后你问段瑛大姐，一切就知道了。”

龙婆婆把头一点，眼光向四下一打量，发现跟她的估计完全相符，整条密道是从大寨内地下，伪装的金库铁门后，一直挖向峡谷外，穿过山壁下方，通到出口为止。

而这个出口，位置是在悬若绝壁之下，极为隐蔽，不易被人发现，工程实在相当艰巨浩大。

而且十余丈外，即是一片森林，形成天然屏障。

但龙婆婆知道，穿过森林，不远就是龙头河上游的河边了。

“快”龙婆婆疾喝一声，人已向森林掠去。

小仙和小天那敢怠慢，双双急起直追。

一老二小闯入林内，便发现一条人工拓出的幽径，地上留有不少杂乱蹄印及轮痕，显见仇虎随时准备“逃亡”，林内一直备有车马及心腹手下待命。

尤其轮痕有新有旧从深度可以看出，马车载重不轻，果然载运的是大批金块！

仇虎既然安排如此周密，且准备随时放弃“虎穴”，自然会在河边备有船只待命，总不可能临渴掘井，临时才去找船吧？

如果让他们上了船，那就伤脑筋啦！



段瑛以“震天雷”，惊退追兵后，即领着数百男女苗人，浩浩荡荡逃出狭谷。

她按照当年逃命的路径，直奔河边。

只要找到河边，那数百男女苗人便认识路，顺着河流往下游走，到达龙头河，各自回家了。

段瑛打算把他们带至河边，即刻赶回“虎穴”大寨，决心亲自找仇虎，报当年杀夫受辱之仇。

幸好一路未再遇上追兵，顺利逃出山区，河边已遥遥在望。

她为了安全起见，决定将大批苗人留在山边，独自先去察看一下河边的情况。

想不到在这荒凉偏僻的河边，居然泊着一艘大船！

段瑛正暗觉诧异，为何船上不见一个人影，附近亦无人看守，突然遥见几名壮汉，从林内飞马直奔河边。

为首的壮汉未近，已振声向船上招呼道：“老大来啦！大家快准备开船！”

不见人影的大船上，闻声即时冒出十几名汉子，急急放下跳板，忙碌起来。

段瑛猛然一怔，心知这一带仍属“虎穴”势力范围，所谓的“老大”，除了仇虎还会是谁？

念犹未了，林内传来一阵急促蹄声及车轮滚滚，接着涌出二三十名壮汉，护着四轮双轡马车直奔河边。

段瑛看在眼里，不禁暗觉诧异，莫非小天和小仙已攻破“虎穴”大寨，仇虎不敌，领了残兵败将打算逃走？

不消说，他们必是从什么密道逃出来的，否则小天和小仙必会追来。

要报杀夫受辱之仇，岂能失之交臂？

她当机立断，丈着尚有一枚“震天雷”，顾不得仇虎人多势众，决心来个孤注一掷。

为了先发制人，她急忙取出“震天雷”及“火折子”，先将引信点燃，直朝涌出森林的大批人马掠去。

手一扬，“震天雷”迎面掷向来人。

轰然一声巨响，威力惊人的“震天雷”爆炸开来。

那二三十名壮汉，被炸得血肉横飞，非死即伤，而四辆马车中，最前的一辆首当其冲，也被炸得马倒车翻。

后面的三辆马车收势不及，冲撞作一堆。

飞沙走石，浓烟弥漫中，只见人仰马翻，惨叫惊呼之声不绝，惊乱成一片。

首当其冲的马车里，跌出七八名花枝招展的女人，其中包括甜甜、蜜蜜、酸酸、辣辣五味杂陈，一个个花容失色，摔得鼻青脸肿，头破血流。

后面的三辆虽未翻倒，也是灾情惨重，尤其赶车的汉子，飞跃出四五丈远，伏地不起。

其中一辆车厢里，霍地跳出个身披黑色大氅，手握虎头短锤的“特大号”壮汉，正是那只大猩猩仇虎！

他眼光一扫，目睹伤亡惨重，正自惊怒交加，突闻仍未消散的浓烟中，一个愤怒的女人声音喝道：“姓仇的，纳命来吧！”

仇虎暗自一怔，怒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段瑛穿过浓烟，射身而出，恨声道：“姓仇的，难道不认识我了吗？”

仇虎定神一看，惊诧道：“你没死？”

段瑛狂笑一声道：“你没有想到吧？我非但未死，今天还要亲手杀了你这人面兽心的无耻之徒！”

仇虎狞声道：“嘿！当年你能逃过一死，是阎王爷不收你这贱人，如今他不收也不成，因为你这贱人早在生死簿上挂了号！”

段瑛满脸杀机，两眼发红，几乎喷出火焰来。

她当年被药酒迷昏，失身于仇虎，忍辱偷生，为的是决心伺机报杀夫受辱之仇。

好不容易等到机会，却功败垂成，未能得手，若非命不该绝，纵不丧命在“虎穴”，早也被洪水淹毙。

此刻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那容仇虎多活一分一秒，只见她疾喝一声，剑及履及，挥剑直向目标刺去。

仇虎根本未将她看在眼里，连大氅都懒得脱，从容不迫地站立原地，直等剑已刺到面前，才出手如电，抡起短锤砸向来剑。

“当”地一声金铁交鸣，火星四射，段瑛被震得虎口发麻，长剑几乎脱手，心里不由地一惊。

她料不到仇虎的功力，较数年前突飞猛进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仇虎也被震退半步，同样感到吃惊，这一招“拨云见日”，居然未将她的剑震飞？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段瑛横跨一大步，剑交左手，猱身欺近仇虎右侧，迅疾无比地刺出一剑。

仇虎简直无法相信，当年委屈求全，忍辱偷生，任由他蹂躏，视同玩物的段瑛，如今竟然脱胎换骨，判若两人。

但是，想到她这些年来，很可能是投身在“龙潭”，为龙

老太婆收容，能有这等身手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就凭段瑛能硬拚刚才那一招，已使仇虎对她不得不刮目相看，当下那敢掉以轻心，急忙拔身而起，避开段瑛凌厉绝伦的一剑。

凌空一个斜扑，仇虎已掠上车顶，抖开碍手碍脚的大氅，搭在左臂上。

他这副自以为很性感，其实很“感冒”，而且有伤风化的德性，曾让小仙看了脸红，几乎不敢正视。

但小仙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呀！

段瑛却不同，她在忍辱偷生的那段日子里，仇虎的什么丑态都见识过，此刻一心一意要报仇，别说是他身上还保留了一条“丁字裤”，即使是一丝不挂，她也毫不在乎，照杀不误。

这时大船上的十几名汉子，眼见那二三十人被炸得血肉横飞，非死即伤，无不惊得目瞪口呆。

及见仇虎已亲自跟段瑛交手，他们才想到，那能留在河边看热闹，急忙冲过来支援。

段瑛惟恐寡不敌众，情急生智，急将手向怀里一伸，虚张声势地威道：“不怕死的就来吧！”

那些汉子已见识了“震天雷”的威力，以为她又要掏出那玩意儿，果然吓得趔趄不前了。

其实，小仙只交给她两枚“震天雷”，那还有“剩货”，完全是唬人的。

连站在车顶上的仇虎，也被她唬住了，大声威胁道：“花公子就在马车里，不怕把他炸死，你尽管把那玩意儿掷过来吧！”

段瑛暗自一怔，心想：“花公子怎会跟他一起逃走？”

念犹未了，车厢里已传出花公子的喝声：“段姑娘，你还不快快弃剑投降！”

尽管花公子是扶不起的阿斗，在“龙潭”除了龙婆婆，就数他的身份地位最高，平时丈着老太婆宠爱有加，有恃无恐，盛气凌人，谁敢不听他的？

尤其“长生庄”里，那些俱有姿色的年轻姑娘，任凭这小子招之则来，挥之即去，视同玩物，却是敢怒而不敢言。

就连段瑛在内，何尝能不听他摆布，只是她比较老练，尽量虚与蛇委，紧要关头就以龙婆婆为挡箭牌，或者借故溜之大吉，总算至今尚能保住“最后防线”。

段瑛此刻报仇心切，即使是龙婆婆，也无法阻止她，何况是这“阿斗”。

既然虚张声势，把支援的那批汉子唬住了，她索性也唬唬这小子：“花公子，你最好快离开马车，别淌这个浑水，否则连你一起炸死！”

车内的花公子惊怒交加道：“贱婢！你敢……”

如果段瑛还有“震天雷”，她倒真没什么不敢的，只可惜两枚已经用完。

情急之下，她把心一横，突然掠身直射车顶上的仇虎，抡剑猛刺。

这一剑来势凌厉无比，且是奋不顾身，决心同归于尽的拚命一击，仇虎虽自恃功力较她深厚，硬接这一剑应无问题。

但他担心，段瑛欲以“震天雷”，跟他来个同归于尽，那他可划不来。